

能动性视角下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金利霞¹, 黄耿志^{1,2*}, 范建红³, 杜志威¹, 文志敏^{1,3}

(1. 广州地理研究所, 广东省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实验室, 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广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 广州 510070;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3.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0)

摘要: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理论对劳动力地理的研究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地理到劳工地理的转变。阶级斗争地理强调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发源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 劳工地理研究则将劳动力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时空修复”能力的行为主体, 工人能动性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中国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工人——农民工群体, 随着社会进步和代际变迁, 其在权益焦点、表达方式及实践效能等方面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并不断以其特有的“时空修复”改变既有的劳动关系和塑造自身的经济地理景观。论文将研究视角接续到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中, 尝试构建能动性视角下的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研究框架。能动性视角是一种批判性视角, 在日常空间实践过程中, 抗争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融入的生活政治和创造的身份政治构成新工人空间生产的能动机制, 并在全球化、在地等外部机制推动下, 三元机制互动形成新工人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等3类空间生产的基本过程, 以及这一过程中社会关系格局和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重构。最后, 论文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新工人空间生产的机制及其经济地理重构的关系研究、新工人能动性的区域差异研究、新工人能动性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互动研究、乡村回流劳动力的能动性研究。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 空间生产; 新工人; 能动性; 中国

主流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视劳动力为一种受资本操纵的、静态的、被动的力量, 一种与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同类的经济要素 (Smith, 1981)。劳动力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参与者的角色及其空间内涵被忽视 (Herod, 1997), 这已然无法完全解释中国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工人——农民工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 超过 2 亿农民背

井离乡到城市务工、经商。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文化, 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 中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主力 (鲁奇等, 2006; 孙峰华等, 2006; 蔡昉, 2010; 刘涛等, 2015)。农民工长期处于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世界工厂“农民工生产体制”下 (任焰等, 2006), 其独特之处在于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半

收稿日期: 2018-12-15; 修订日期: 2019-02-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28, 41771137);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A1515011120);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15A020216012); 广东省科学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建设专项(2016GDASRC-0101)。[**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571128 and 41771137;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No. 2019A151501112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Project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No. 2015A020216012; GDAS' Pro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No. 2016GDASRC-0101.]

第一作者简介:金利霞(1976—), 女, 湖北咸宁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劳动力地理研究。E-mail: jlx906@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黄耿志(1986—), 男, 广东汕尾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市化、非正规经济和劳动力地理研究。

E-mail: hgzhz@foxmail.com

引用格式:金利霞, 黄耿志, 范建红, 等. 2019. 能动性视角下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J]. 地理科学进展, 38(11): 1802-1813. [Jin L X, Huang G Z, Fan J H, et al. 2019. Neo-Marxism approach and prospect for Chinese new workers' production of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ncy. Progress in Geography, 38(11): 1802-1813.] DOI: 10.18306/dlkxjz.2019.11.015

城市化”和半无产阶级化进程(Ngai et al, 2010; Huang et al, 2017)。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农民工面临诸多困境,如低廉的工资收入、脆弱的社会保护,无法获得体面的工资,不能平等享受各种集体消费(如住房、教育和医疗),形成与当地社区和居民的社会分割。中国相关研究集中在迁移、求职、融入、流动、收入等劳工问题及治理上(汪建华, 2015),关于其出路的研究,主要基于制度主义视角,强调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入手解决问题,也有人从主体性视角,认为农民工的“积极实践”“内心诉求”“认同与归属”“理性选择”“能动争取”是解决问题的又一路径(朱宇等, 2011; 高峰, 2013)。

当前,随着社会进步和代际变迁,农民工在权益焦点、表达方式及实践效能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需要密切关注的新情况(郑永兰, 2014)。首先,“民工荒”的出现被认为是农民工群体开始从“集体失语”转向了“用脚投票”的“日常抗争”,实质上是农民工的一次权利自救(苏熠慧, 2009; 李贵成, 2015),同时也体现了农民工日益增强的市场议价能力,对后危机时期劳动关系的平衡具有重大影响(Chan et al, 2016; Huang et al, 2017)。其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各种形式的个人抗议和集体行动显著增加,2015年中国工人罢工和抗议的数量达到2774起,是2014年的2倍(Chris et al, 2018),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深圳盐田国际罢工事件等标志性事件备受关注。再次,农民工已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聂铁力, 2015),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后出生),大多缺乏务农经历和农业生产技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的成长经历、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逐渐增强,他们正在成为“新工人”劳动群体的主体^①,广泛地参与到一些城市社会活动和集体行动中(Chan, 2012; Zhang, 2014; Chan et al, 2016; Pringle, 2017)。

那么,在中国劳动法律法规不断改革和完善、新工人劳动权益日益改善、工人组织化力量较薄弱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人集体行动的频率却显著增

加,招工难和返乡潮也愈演愈烈? 将劳动力视为资本附属品的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难以作出充分解释,因为它们对劳动力自身主动的“时空修复”能力未给予足够重视。为此,本文在回顾新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力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能动性(agency)视角探讨劳动力有别于资本的时空修复特性和空间生产能力,提出建立一个能够解析和整合全球化与在地、宏观与微观、社会结构与个体经验等多重辩证关系的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的研究框架。

1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劳动力的空间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聚焦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城市空间生产,认为空间生产作为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的一个基本环节,体现了资本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也即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Lefebvre, 1974)。同时,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秉承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关系和劳动力重视的传统,对劳动力地理的研究经历了从阶级斗争地理到劳工地理的转变,表明劳动力开始从一种“区位要素”逐渐成为“空间生产”的活跃主体。

1.1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政治下的阶级斗争地理

列斐伏尔认为,个体、城市(社区)、区域乃至全球这些基本的社会空间矛盾其实是抽象空间之间的对抗,空间的使用价值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追求中各阶级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Lefebvre, 1974)。爱德华·W·苏贾(2004, 2005)强调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影响,空间与政治之间相互渗透融合,空间既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也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到阶级间的政治博弈中。因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对城市的重新塑造,阶级是影响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动力之一(刘珊等, 2013)。

Harvey(1978a, 1978b, 1982, 1985)强调城市空间“是资本作用的产物”,并从资本积累角度建立了一个资本循环模型来揭示资本空间生产的逻辑。他阐述了社会公正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指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阶级斗争已超出了工作场所,对城市空间的使用引发的矛盾成为阶级斗争的

^① 本文借用Lee等(2007)、汪建华(2015)等的研究对农民工的提法,用“新工人”替代“农民工”,以彰显他们在城市就业的真正职业身份。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关于生活、居住等生存条件和成本的斗争,而中产阶级郊区化和城市中心区的衰落是其必然结果。同样,区域/国际劳动分工等不平衡地理的发展,也是资本在角逐利润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充分利用空间的地理差别所产生的(Massey, 1979, 1984; 爱德华·W·苏贾, 2004),如Peet(1983)通过分析罢工数量、工会代表的工人比例、工资水平和商业气候等因素的空间分布差异,来揭示二战后资本在“从冰雪带向阳光带”大迁移的过程中是如何利用2个地区劳动力差异来塑造经济地理的,以突出劳动力在经济活动区位中的角色。

曼纽尔·卡斯特尔(2001)认为城市空间是服务于社会阶级之间操控和反操控的一个物质机制。他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与消费(再生产劳动力必要消费品的供给)之间的基本矛盾,提出集体消费的概念,认为城市空间是由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过程所建构的。因此,阶级斗争使得城市空间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不同阶级社会群体的竞争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空间(Castells, 1977, 1983)。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理论强调空间生产发源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城市是资本、权力和阶级等利益角逐的场所和工具,同时也是阶级和阶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叶超等, 2011)。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中的劳动者和低收入阶层已日益成为城市结构系统的主体要素之一,也是建构空间的支配性要素。

1.2 劳工地理下的工人能动性

Harvey(1981, 1982)从理论上将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积累过程整合起来,指出资本必定在特定时期创造出独特的“时空修复”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必然爆发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即资本“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吸收过度积累”。Herod(1997, 2001)批判了新古典主义和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力视为生产要素或商品的视角,将劳动力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时空修复”能力的行为主体,提出了“劳工地理学(labor geography)”,以突出工人塑造经济地理景观的能动性。

这种对工人能动性的认识在过去20多年里引起了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响应(Castree et al, 2004; Castree, 2007; McGrath-Champand et al, 2009; Tufts et al, 2009; Rutherford, 2010; Peck, 2017)。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

义或制度主义等理论来分析和考察工人遇到了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什么来改变其就业条件和环境的戏剧性事件,进而揭示劳动与就业的权力和社会关系的演变(金利霞, 2013)。工人能动性对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性也受到学界重视(黄耿志等, 2017),近年来以Coe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者开始将“劳工问题”研究视为全球生产网络(GPNs)的重要方向。他们强调工会组织、劳动机构和工人集体行动及其与空间、尺度、地方、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嵌入关系(Coe et al, 2011; Riisgaard et al, 2011; Sturgeon et al, 2011; Coe, 2013; Sun et al, 2013; Coe et al, 2015; Taylor et al, 2015),认为工人能动性的形式和效应受到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条件的影响。而在中国特色工会体制下,工人能动性的形成则更强调劳动管理机构、企业、工人之间的整合关系,以显示民间社会组织在多元地理尺度背景下作用于劳动治理过程的关键作用(Smith et al, 2006; 俞万源, 2011; Padmanabhan, 2012; 王立伟等, 2014)。

随着全球化经济社会嬗变中劳动力流动性和弹性变化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工人能动效应的空间性越来越受到关注(Castree et al, 2004; Sen, 2008; Rainnie et al, 2011)。与Scott(2013)将资本雇佣低工资移民工人的做法视为异地或在地空间修复策略的研究不同,劳工地理学者将工人保留或吸引资本到特定地方(即使以降低工资的方式)以实现自身的空间修复视为工人维持生存能力的一种表现(Herod, 1997)。但“工人”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范畴,不同的、与既得利益相抵触的工人群体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空间修复。工人经常成功地以特定的方式构建景观,以增强他们自身的社会权力,削弱资本的地位,即使失败了,他们的存在和奋斗也意味着他们塑造空间生产过程的方式并不完全受资本的控制。

总之,劳工地理是“努力通过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地理的形成”,劳动力“不仅是区位因子或者抽象劳动的交换价值,而且是有感知的社会存在,他们有意无意地通过空间意愿和地理抗争形成实现其社会和政治目标的某种空间锁定”(Herod, 1997)。相较于阶级斗争地理有限地(从属于资本)考虑劳动力的空间内涵,劳工地理专注于工会、工人集体行动及其尺度政治和空间机制,是目前“空间生产”理论在新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地理研究中的集中体现。因而,有必要将“空间生产”理

论置于更广泛的劳动力地理研究体系中,形成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地理学研究范式。

2 新工人的空间生产和能动性的视角: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实践所引发的不平衡发展、生态破坏、阶层矛盾、社会集体消费冲突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也是全球化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挑战。只单向地考察经济增长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是不够的,反过来,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对中国新工人的能动性及其空间-劳动关系生产的过程、机制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1 工人空间生产和能动性的研究视角

Lefebvre(1974)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是由物质领域、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三者联接起来的,并建构了一个展现空间生产过程的三元一体理论框架:①“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城市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日常生活,是具体可感知的物质空间生产,即感知的空间,侧重物质客观性;②“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概念化的空间,科学家、规划者、社会工程师等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空间,是构想的空间,关注精神主观性;③“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是人们生活和感知的空间,关注使用者与环境之间的社会关系。“空间生产”理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重新激发批判性,重新理解“社会性”,用“空间社会实践”再造“地方”,形成一种叠加了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并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空间-社会关系、空间-资本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杨有庆等,2011)。

然而,空间-劳动关系也应受到同等重视。正如资本不存在于非空间世界,工人也不存在于非空间世界,其“自我再生产”的过程(生物的和社会的)必须发生在特定的地理位置。因此,特定方式的空间生产不仅对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是重要的,对工人的生存和再生产也至关重要。工人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会试图让空间以特定的方式存在,并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产生特定的空间修复。工人以特定的方式改造和生产空间的能力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形式。

和资本受到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一

样,工人也受资本以及其他很多因素的约束。资本不是塑造空间的唯一主体,即使在某些地点和时间是最重要的;工人也是,他们努力塑造空间的能动性使其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和社会生存(Herod, 2001),这意味着必须有一个更积极的能动性概念纳入劳动力地理的解释框架里。人的能动作用,不仅指人们的意愿,也指“人们做事情的能力”和认知的能力(Peet, 1998)。能动性作为一座桥梁,将人的意向和实践结合起来;人的实践是在一定时空之中运用规则和各种资源持续不断地改造外部世界的行动过程,它内在地包含了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意识关系等三重关系(Giddens, 1979; 金小红, 2008)。工人能动性指工人按照自身的意愿和需求而采取的有助于改善自身生存和再生产条件的行动或策略(Herod, 1997),是工人为更好生活而奋斗的能力。黄耿志等(2017)进一步强调了工人能动性的形成条件、目标、表现和效应具有空间性的特征。

因此,工人能动性视角与“空间生产”理论一样具有“地方性、实践性、社会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更加具体而深刻地认识工人及其空间生产所具有的根植性与特殊性,这为日益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中国当下劳动力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2.2 新工人的空间实践与能动性机制:抗争、融入、创造

工人的能动性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结构的种种限制(Giddens, 1979),包括全球资本主义、地方政治体系和文化习俗等。中国新工人也一样,在他们的空间实践过程中,抗争、融入和创造分别构成了他们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生活政治和身份政治的能动性机制。

(1) 抗争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传统的“阶级分析”将重点放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上,这里的“抗争”指新工人在社会结构所包含的资源与规则下,以应对现状或困境、追求更好条件为目的的空间实践。抗争贯穿于中国新工人生产体制下生产和再生产政治的整个过程。首先是源于新工人对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命运的不满,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即是对体制的有力申诉。进城后,新工人不得不接受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动,随着他们的成长进步、代际更替以及身份认同,其抗争行为逐渐走向更大范围的团结和互动,其议价能力将随着结构力量的形成而增强。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劳工非

政府组织(NGO)的理性参与、社会舆论的支持,为新工人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提供了政治和社会资源。

(2) 融入的生活政治。这是新工人基于自身对流入地城市社会的认知逐步实现心理认同并最终被同化的实践过程。这里强调个体、家庭和群体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行为与体验、认知与评价、精神与反思等生活政治内涵,经历从“内心诉求”到“积极实践”、“能动争取”再到“认同与归属”的过程,最终实现社会关系和社区生活的构建、城市公民权(如平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集体消费)和发展前景的获得。

(3) 创造的身份政治。中国新工人不仅是商品和利润的创造者,而且具有精神和文化的创造能力,包括:工人共享的劳动创造、努力自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获取外界感知的精神活动。尤其在当

代知识经济时代,以往“革命加拼命”工作模式已变革为“知识加技能”工作模式,新工人的发明创造对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推动社会技术和城市文明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显得尤其重要。新工人的创造活动最后通过不断的抗争和融入,通过争取话语权、获得情感支持和身份认同,最终完成其身份政治的构建。

2.3 基于能动性的新工人空间生产理论框架: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再到劳动管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建立一个以能动性为核心的新工人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图1)。该框架是一个针对全球化语境之下,生产与再生产政治依然占据主导,但生活政治影响不断深化,身份政治日益凸现的当下,将在地、空间和尺度等核心概念有机地纳入分析框架的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再到劳动管制的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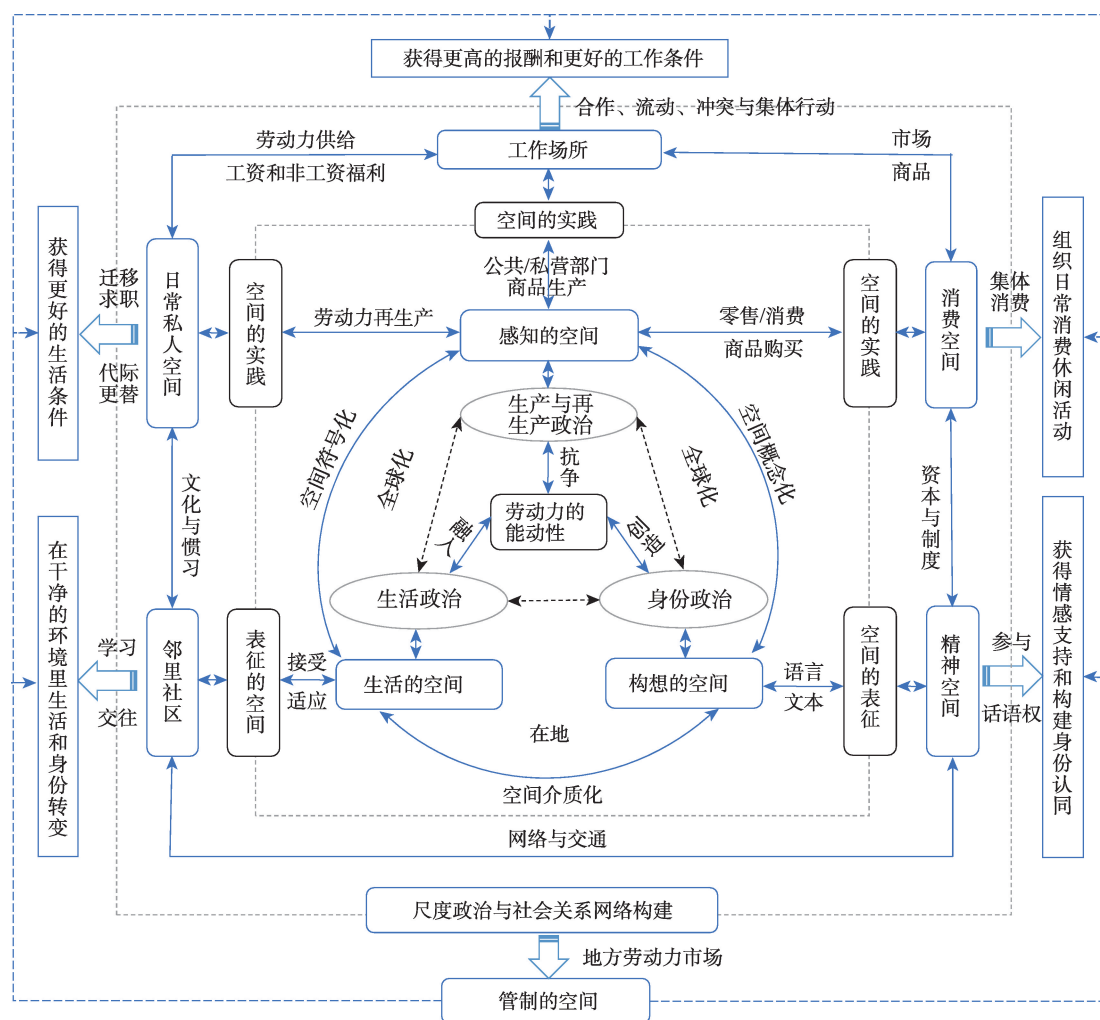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新工人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

Fig.1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f China's new workers

2.3.1 空间生产过程

将新工人置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透镜下加以审视,构建以能动性为核心,生产与再生产政治、生活政治和身份政治三元互动的“感知空间的实践”、“构想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生活空间”3类空间生产的基本过程。

(1) 关于新工人感知空间的实践。这是在物质空间的基础上,叠置了以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为主导的空间实践,不断进行着工作场所空间、私人空间(日常生活底部)、消费空间等感知的空间的生产,在此基础上塑造着可感知的社会空间,获得更高的报酬、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组织日常消费休闲活动,即空间的实践。在当前的新工人生产与再生产体制下,能动性视角不仅关心新工人最简单的权利——争取工作和挣钱养活自己和家庭、得到最低生活工资、保证物质和某种程度的社会再生产,更聚焦于他们在工厂中的劳动过程、在车间的谈判力量和议价能力、集体消费行为和能力。

(2) 关于新工人构想空间的表征性建构。这是新工人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在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构建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情感支持、树立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努力,是一种被引导和限定的概念化城市社会空间。除了新工人的权益表达、关系网络、话语权等市民身份的表征,还强调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公益慈善等领域,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造出的类似新工人社区工会、行业工会、老乡会、趣缘组织、义工组织、微公益活动等自组织的城市社会空间生产(莫筱筱等, 2017),新工人这些日常生活的结构正成为城市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代际变迁与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是否最终会导致一个高度同质化的阶层也值得关注。地方权力关系是身份认同建构形式的重要影响因素(Massey, 1995),因此,城市政治经济文化顶层力量的人文关怀、引导和管制就变得极其重要。

(3) 关于新工人表征性生活空间的营造。这是一种源于邻里和社区的日常生活底部的生活空间,表现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物质空间和符号化空间的使用。与国家制度和工厂管理体制相比,新工人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组织资源,生活政治领域更有可能为其自主行动、自组织力量发育

及其“时空修复”提供能动性空间,因此新工人的日常生活经历和社会生活形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社会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汪建华, 2015; 冯健等, 2017)。尽管棚户区、城中村这些新工人聚居空间被贴上了无计划、低效和贫困的标签,但这些空间却不断演变出相对自给自足的层级化功能(Liu et al, 2006; 薛德升等, 2008; 袁媛等, 2009; 张京祥等, 2014),到后来的工人宿舍、廉租房、新工人公寓、工人新村,也已成为城市中重要的能动性空间(Logan et al, 2009),再到当前政府计划的工业新城和工业社区。这种表征性生活空间的演变既与新工人自下而上的生活政治(如在干净体面的环境里生活的诉求)、身份政治、生产与再生产政治有内在关联,也与外在的国家制度、全球资本体系和工厂政体自上而下的适应、妥协和变革紧密相关。可见,“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相互关联,构成新工人空间生产的基本要素和互动过程。

2.3.2 社会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构建

“空间的生产”是一个社会关系重组和社会秩序建构的实践性过程(张京祥等, 2014)。当前工业化和技术变革的进程以一种时空压缩的方式迅速推进,时代变迁带给新工人截然不同的机遇、视野、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体验、认知与认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2013),他们不仅能动性地生产出特定的城市物质空间形式,也不断重塑社会空间,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格局。

一方面是代际关系网络变迁与劳动关系的转变。与父辈基于乡土伦理的固化的地缘关系网络截然不同,新生代工人的人际关系不断拓展,朋友、同事、同学和老乡等在日常交往中相互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网络成员呈现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的趋势,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分化、血缘亲缘关系弱化的特征(李志刚等, 2011)。对他们来说,工作在城市、养家养老在农村的拆分型社会再生产体制面临瓦解,“回不去的农村”已成事实,只有努力争取长远的发展空间,才能塑造“留得下的城市”。异化的劳动过程、专制的工厂管理制度、残缺的社区生活和歧视性的户籍身份受到强烈的抵触,抗争日益频繁和剧烈,并从老一代的“底线型”抗争向新生代的“增长型”抗争转变(蔡禾, 2010)^②。而新的关系网络更有利于他们运用

^② “底线型”抗争指劳动者在工资收入、工作时间、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方面为达到国家法规明文确定的标准而展开的利益诉求;“增长型”抗争则是指劳动者不满足底线利益的获取,要求自身利益的增长与企业利益增长或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包括利益和制度诉求(蔡禾, 2010)。

尺度政治策略,地方尺度上,工作场所最典型,他们通过采取集体行动和建立地方联盟以更高标准要求企业做到劳动强度、去技术化程度和工厂管理制度的人性化和合理化;在全球资本主义尺度下,他们通过尺度上推,采取跨地方行动,为生存而斗争越来越明显地转变为争取高收入、工作安全、体面 and 控制的斗争。教育、信息技术和组织成为工人赋权的重要途径,并孕育新的生产政治和劳动关系,工会重建成为重要的建构尺度的手段。

另一方面是在城市和社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实现社会融合和构建身份认同。融入是单向行为,是融合的第一步,社会融合是在某种互动关系中产生并实现的(夏贵芳等, 2018),只有深入到新工人日常生活融入实践的能动性中才能洞察其在社会融合中的城市社区空间生产的逻辑。从社会融合到身份认同的过程无不渗透在这些日常生活实践的能动性中,如主动学习城市规则、提高文化素质与技能,以满足城市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需要,重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从就业融入和教育融入获得稳定的收入、充分的劳动保障与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重视不断通过业缘关系扩大交往,建构高质量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主动参加社区活动与组织,重构城市社会管理制度,从社区融入和组织融入来获取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以及与社会、企业平等博弈的话语权;主动接受或适应城市价值观、态度、习俗、标准等,在精神上树立内在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城市主人翁意识,重构城市形态和社会规则,从公共参与融入来获得公民权与市民身份认同。

2.3.3 管制的空间:地方劳动力市场

地方劳动力市场简单来说就是地方雇主的“劳动力供给库”和工人的“就业场”,即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作为劳动力社会分异和再生产的空间,地方劳动力市场已成为社会嵌入的制度和管制空间(Martin, 2000)。对地方劳动管制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行为主体包括国家机构、劳工组织、省政府、市政府、乡村/社区领导、招聘机构、园区/开发区管理机构、公司投资者/企业、工厂工人。他们共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劳动管制体制(Kelly, 2002)。中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的目的是促进劳动力就业、保护劳动者权益、健全劳动力市场,进而充分发

挥劳动力能动性和创造力。管制内容涉及就业保障、工作条件、工资水平、雇佣谈判、员工和雇主权益、福利等,事关经济发展与人权保护、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等重大问题。

代表国家的政府是主要的机构主体,调节包括雇主和工人在内的行为主体的需求,起着主要的作用。政府管制过度或管制不当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如何处理政府管制与劳资自治的关系,如何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关键在于把握管制的基准,除此以外充分尊重劳资自治。在劳动基准^③方面,加强管制,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改革户籍制度、失业赔偿和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工资工时制度等,保障新工人等底层劳动者的健康、安全与生存尊严。在非劳动基准方面,鼓励劳资自治,逐步放松政府管制,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公共参与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工会,提升新工人群体的素质,增强他们在劳资自治中能动性的结构力量。

3 结论与展望

能动性视角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劳动力地理研究的重要趋势。借助空间生产理论,本文提出了基于能动性视角的多尺度空间-劳动关系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首先,阐述了能动性的概念,具有批判性和历史性,并赋予工人空间生产的“地方性、实践性、社会性和创造性”。其次,指出新工人能动性的实践意义及机制,即在空间实践与主观意愿联结的过程中,抗争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融入的生活政治和创造的身份政治构成新工人空间生产的能动机制。最后,围绕能动性的核心机制,提出从新工人空间生产过程到关系生产再到劳动管制的研究路径。重点建立了三元机制互动的3类空间生产的基本过程,其中,感知空间的实践主要是对生产场所、日常私人空间与消费空间的符号化和概念化,主要表现为抗争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表征的生活空间源于对日常邻里、社区等城市社会空间的符号化和介质化,生活政治中的排斥与融入此消彼长;构想空间的表征主要对城市空间的

^③ 劳动基准,即法定最低劳动标准,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所得劳动条件的最低法定标准。劳动基准的内容,包括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等多方面(侯丽艳, 2012)。

概念化和介质化,是创造性积累和成长过程中身份政治的建构。总之,基于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结在新工人感知空间的实践中得以实现,在全球化和在地等外部机制下实现生活空间与构想空间的对立与统一,并在进一步作用于物质空间的同时,不断重塑社会空间,形成新的社会权力关系格局,为实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劳动管制机制提供新的展望。

理论层面的探讨需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和修正,本文认为未来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①新工人空间生产的机制及其与经济地理重构的关系研究。在中国新常态时代背景下,研究新工人空间生产的过程、机制及其对经济空间重构的响应与影响。②新工人能动性的区域差异研究。在考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区域经济空间重构的背景下,研究新工人生产和再生产政治、生活政治、身份政治的区域差异及其形成原因。③新工人能动性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的互动研究。基于地方性和地方变化性,探讨新工人的“空间修复”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产生的影响与挑战,以及在追求共享与协调发展理念下,如何构建有助于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体制。④乡村回流劳动力的能动性研究。在乡村振兴的宏观背景下,研究乡村回流劳动力空间生产的特征、路径、效应与机制及其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影响。总之,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理论的能动性视角来探讨劳动力有别于资本的时空修复特征及其空间生产机制,有望丰富中国劳动力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爱德华·W·苏贾. 2004. 后现代地理学: 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M].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Soja E W. 2004.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Translated by Wang W B.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 爱德华·W·苏贾. 2005. 第三空间 [M]. 陆扬, 等,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57. [Soja E W. 2005. Third space. Translated by Lu Y et al.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57.]
- 蔡昉. 2010.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 [J]. 中国人口科学, (1): 2-10. [Cai F. 2010. How migrant workers can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urbanization: Potentials of China's growth in post-crisis er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1): 2-10.]
- 蔡禾. 2010. 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 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 [J]. 开放时代, (9): 37-45. [Cai H. 2010. From "bottom-line" benefit to "incremental" benefit: The change of the appeal for benefit of farmers-turned-workers and the order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Open Times, (9): 37-45.]
- 冯健, 吴芳芳, 周佩玲. 2017. 郊区大型居住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空间再生: 以北京回龙观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36(3): 367-377. [Feng J, Wu F F, Zhou P L. 2017. Neighborhood relations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social space in large suburban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Huilongguan in Beij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36(3): 367-377.]
- 高峰. 2013. 空间理论视角的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对苏南的考察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9. [Gao F. 2013. Integrating into city life: Space theory and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Jiangsu.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9.]
- 侯丽艳. 2012. 经济法概论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Hou L Y. 2012.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law. Beijing, China: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University Press.]
- 黄耿志, 张虹鸥, 王洋, 等. 2017. 西方劳工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36(10): 1185-1195. [Huang G Z, Zhang H O, Wang Y, et al. 2017. A review of labor geography research in the Wes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36(10): 1185-1195.]
- 金利霞, 李郇. 2013. 西方现代劳动力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研究的意义 [J]. 人文地理, 28(3): 7-14. [Jin L X, Li X. 2013.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labour geography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significance for China. Human Geography, 28(3): 7-14.]
- 金小红. 2008.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逻辑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98. [Jin X H. 2008. The logic of Giddens's Structuration Theory. Wuhan, China: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98.]
- 李贵成. 2015. 用脚投票: 权利自救下民工荒的一种解释框架 [J]. 理论探讨, (3): 154-157. [Li G C. 2015. Voting with feet: A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Right to Save.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3): 154-157.]
- 李志刚, 刘晔. 2011.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 [J]. 地理学报, 66(6): 785-795. [Li Z G, Liu Y. Beyond spatial segregation: Neo-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6): 785-795.]
- 刘珊, 吕拉昌, 黄茹, 等. 2013. 城市空间生产的嬗变: 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 [J]. 城市发展研究, 20(9): 42-47. [Liu S, Lv L C, Huang R, et al. 2013.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 space production: From space production to relation productio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9): 42-47.]
- 刘涛, 齐元静, 曹广忠.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J]. *地理学报*, 70(4): 567-581. [Liu T, Qi Y J, Cao G Z. 2015.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Uneven landscap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n urban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4): 567-581.]
- 鲁奇, 王国霞, 杨春悦, 等. 2006. 流动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若干解释(1990、2000) [J]. *地理研究*, 25(5): 765-774. [Lu Q, Wang G X, Yang C Y, et al. 2006. Some explanations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nge of migr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ge in regions of China, 1990 and 2000. *Geographical Research*, 25(5): 765-774.]
- 曼纽尔·卡斯特尔. 2001. 信息化城市 [M]. 崔保国, 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Castells M. 2001. *The informational city*. Translated by Cui B G et al. Nanjing, China: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莫筱筱, 明亮. 2017. 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J]. *青年探索*, (2): 65-71. [Mo Y Y, Ming L. 2017. The impac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on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Youth Exploration*, (2): 65-71.]
- 聂铁力. 2015. 塑造中国新型产业工人: 城市化、产业转型与人力资本提升 [M].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72-85. [Nie T L. 2015. *Shaping China's new industrial workers: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transition and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Beijing, China: China Market Press: 72-85.]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2013. 困境与行动: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 [J]. *清华社会学评论*, (1): 46-131. [The subject group of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2013. Dilemma and action: Collision betwee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production system of migrant workers". *T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 (1): 46-131.]
- 任焰, 潘毅. 2006.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 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 [J]. *社会学研究*, 21(4): 21-33. [Ren Y, Pan Y. 2006.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labor process: Dormitory labor regim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ociological Studies*, 21(4): 21-33.]
- 苏熠慧. 2009. 从“失语”到“用脚投票”: 农民工阶级认同的建构 [J].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4): 59-66. [Su Y H. 2009. From "Aphasia" to "Voting with Feet": Construction of class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Graduate Student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4): 59-66.]
- 孙峰华, 李世泰, 杨爱荣, 等. 2006. 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J]. *经济地理*, 26(6): 974-977. [Sun F H, Li S T, Yang A R, et al. 2006. Chinese transient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e in regio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2005. *Economic Geography*, 26(6): 974-977.]
- 汪建华. 2015. 生活的政治: 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Wang J H. 2015. *Politics of livelihoo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factories' industrial relatio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王利伟, 冯长春, 许顺才. 2014. 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与规划响应: 基于河南周口市问卷调查数据 [J]. *地理科学进展*, 33(7): 990-999. [Wang L W, Feng C C, Xu S C. 2014. Return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and planning response: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Zhoukou, He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33(7): 990-999.]
- 夏贵芳, 朱宇, 林李月, 等. 2018. 东部三大经济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及其地区差异 [J]. *地理科学进展*, 37(3): 373-384. [Xia G F, Zhu Y, Lin L Y, et al. 2018. Migrant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n citi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s eastern coastal area.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3): 373-384.]
- 薛德升, 黄耿志. 2008. 管制之外的“管制”: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 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 [J]. *地理研究*, 27(6): 1390-1398. [Xue D S, Huang G Z. 2008. Regulation beyond formal regulation: Spatial gathering and surviving situa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s in urban village case study in Xiadu Village of Guangzhou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7(6): 1390-1398.]
- 杨有庆, 范建刚. 2011.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及其影响 [J]. *甘肃高师学报*, 16(6): 124-127. [Yang Y Q, Fan J G. 2011.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of lefebvre and its impact. *Journal of Gansu Normal Colleges*, 16(6): 124-127.]
- 叶超, 柴彦威, 张小林. 2011. “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 [J]. *经济地理*, 31(3): 409-413. [Ye C, Chai Y W, Zhang X L. 2011. Review on study on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Economic Geography*, 31(3): 409-413.]
- 俞万源. 2011. 基于产业协调的“双转移”战略背景下广东欠发达山区劳动力转移分析: 以梅州市为例 [J]. *地理科学*, 31(5): 576-580. [Yu W Y. 2011. Labour transfer in less-developed mountainous areas of Guangdong under context of "Industry and Labour Transfer" strategy based on industry coordination: Taking Meizhou City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1(5): 576-580.]
- 袁媛, 吴缚龙, 许学强. 2009.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J]. *地理学报*, 64(6): 753-763. [Yuan Y, Wu F

- L, Xu X Q. 2009.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ese city: Analysis of area-based indicators and individual da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4 (6): 753-763.]
- 张京祥, 胡毅, 孙东琪. 2014.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 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J]. *人文地理*, 29(2): 1-6. [Zhang J X, Hu Y, Sun D Q. 2014. The physical space change and social variation in urban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dong Village in Nanjing. *Human Geography*, 29(2): 1-6.]
- 郑永兰. 2014. 行进中的现代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政治” [J]. *学海*, (4): 117-121. [Zheng Y L. 2014. Modernity in progress: Identity poli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cademia Bimestrie*, (4): 117-121.]
- 朱宇, 林李月. 2011. 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 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 [J]. *地理科学*, 31(3): 264-271. [Zhu Y, Lin L Y. 2011. Mobility patter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ocial protection: Moving from 'urban inclusion' to 'social inclus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1 (3): 264-271.]
-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M]. Translated by Sheridan A. Cambridge, USA: The MIT Press.
-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M]. London, UK: Edward Arnold.
- Castree N. 2007. Labour geography: A work in progres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1 (4): 853-862.
- Castree N, Coe N, Ward K, et al. 2004. *Spaces of work: Global capitalism and geographies of labour* [M].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233-251.
- Chan C K C. 2012.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 [M]. London, UK: Routledge.
- Chan C K C, Hui S I. 2016. Bringing class struggles back: A Marxian analysis of the state and class relations in China [J]. *Globalizations*, 14(2): 1-13.
- Chris S, Ngai P. 2018. Class and precarity: An unhappy coupling in China'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J].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2(3): 599-615.
- Coe N M. 2013.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III: Making space for labour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7(2): 271-284.
- Coe N M, Lier D C. 2011. Constrained agency: Re-evaluating the geographies of labour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5(2): 211-233.
- Coe N M, Yeung H W. 2015.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or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M]. Berkeley,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thman J. 2017. Paradoxes of the border: Labor shortages and farmworker minor agency in reworking California's strawberry fields [J]. *Economic Geography*, 93(1): 24-43.
- Harvey D. 1978a. "Labor, capital and class struggle arou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C]// Cox K. *Urbanization and conflict in market societies*. Methuen & Co Ltd.
- Harvey D. 1978b.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4): 101-131.
- Harvey D. 1981. Concept of the "spatial fix" [J]. *Antipode*, 13 (3): 1-12.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M].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 Harvey D. 1985.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M].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5-16.
- Herod A. 1997. From a geography of labor to a labor geography: Labor's spatial fix an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m [J]. *Antipode*, 29(1): 1-31.
- Herod A. 2001. *Labor geographies* [M]. New York, USA: Guilford: 1-256.
- Huang Y, Sharif N. 2017. From 'labour dividend' to 'robot divide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orkers' power in South China [J].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1): 53-78.
- Kelly P F. 2002. Spaces of labour contro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ast Asia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7(4): 395-411.
- Lee C K. 201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M]. Berkeley,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febvre H. 197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68-401.
- Liu Y T, Wu F L. 2006. Urban poverty neighborhoods: Typology and spatial concentration under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J]. *Geoforum*, 37(4): 610-626.
- Logan J R, Fang Y, Zhang Z. 2009. Access to housing in urba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3(4): 914-935.
- Martin L R. 2000. Local labour markets: Their nature, performance, and regulation [M]// Clark G L, Feldman M P, Gertler M 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55-456.
- Massey D. 1979. 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 [J]. *Regional Studies*, 13: 233-243.

- Massey D. 1984.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M]. London, UK: Macmillan.
- Massey D. 1995. Thinking radical democracy spatiall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13: 283-288.
- McGrath-Champ S, Herod A, Rainnie A. 2009. Handbook of employment and society: Working space [M].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457.
- Ngai P, Lu H.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J]. *Modern China*, 36(5): 493-519.
- Padmanabhan N. 2012. Globalisation lived locally: A labour geography perspective in control, conflict and response among workers in Kerala [J]. *Antipode*, 44(3): 971-992.
- Peck J. 2017. Pluralizing labor geography [M]// Clark G L, Feldman M P, Gertler M S, et al. The new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et R. 1983.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relocation of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ince 1960 [J]. *Economic Geography*, 59(2): 112-143.
- Peet R. 1998.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M]. Oxford, UK: Blackwell.
- Pringle T. 2017. A class against capital: Clas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Guangdong [J]. *Globalizations*, 14(2): 245-258.
- Rainnie A, Herod A, McGrath-Champ S. 2011. Review and positio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labour [J]. *Competition & Change*, 15(2): 155-169.
- Riisgaard L, Hammer N. 2011. Prospects for labou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abour standards in the cut flower and banana industries [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y Relations*, 49(1): 168-190.
- Rutherford T. 2010. De/re-centring work and class?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labour geography [J]. *Geography Compass*, 4(7): 768-777.
- Scott S. 2013. Labour, migr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Evidence from the UK food industry [J]. *Antipode*, 45(5): 1090-1109.
- Sen S. 2008. De-regulated finance and impact on corporate investments: The case of industry and labour in India [M]// Arestis P, de Paula L 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countries.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mith C, Pun N. 2006. The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in China as a site for control and resista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7(8): 1456-1470.
- Smith N. 1981. Degen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patial interactionism and radical eclecticism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5: 111-118.
- Sturgeon T, Van B. 2011.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 enhanced ro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4(3): 181-205.
- Sun Y, Zhou Y, Lin G, et al. 2013. Subcontracting an supplier innovativeness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J]. *Regional Studies*, 47(10): 1766-1784.
- Taylor P, Newsome K. 2015. Putting labour in its place: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M].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Tufts S, Savage L. 2009. Labouring geography: Negotiating scales, strateg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Geoforum*, 40(6): 945-948.
- Zhang L. 2014. Inside China's automobile factories: The politics of labor and worker resistance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o-Marxism approach and prospect for Chinese new workers' production of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ncy

JIN Lixia¹, HUANG Gengzhi^{1,2*}, FAN Jianhong³, DU Zhiwei¹, WEN Zhimin^{1,3}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Key Lab of Guangdong for Utiliz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uangdong Open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Guangdong Academy of Innovation Development, Guangzhou 510070,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since China introduc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 rare large-scale population movement in human history has occurred. More than 200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left their hometowns to work in big cities, which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society,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under the new normal conditions, China's labor geography is facing dramatic restructuring.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worker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in the focus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way of express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e, and quietly changing the existing labor relations with their unique spatial fix, then shaping their own economic geographical landscape. The study on geography of labor by neo-Marxist spatial political theory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 struggle geography to labor geography. Class struggle geography emphasizes that capital-dominated production of space originates from capitalist class struggle. In the late 1990s, Herod's theory of labor geography regards labor as the behavioral agent with the ability of "spatial fix" like capital. The perspective of agen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study of labor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help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e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labor geograph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gency. The perspective of agency is critical, that is, workers' spatial practice has the ability to break through variou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irst, in the process of daily spatial practice,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olitics of struggle, livelihood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politics of creation constitute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new workers' production of space. Second, a research path from new workers' production of space process to production of relation and labor regulation is put forward structurally. Around the core of agency, and driven by the external mechanisms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processes, the three-dimensional mechanisms interact to form the basic process of three kinds of production of space of new workers. In this process, with the remodeling of material, social, and spiritual space, the new patterns of societal power relations are constantly derived, which will provide a new prospec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oriented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mech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Final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several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the mechanism of new workers'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geographical reconstruc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new workers' agenc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workers' agency and local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system; and agency of rural returned labor force.

Keywords: neo-marxism; production of space; new workers; agency; China